

自得琴社：國風樂團妙趣橫生

▲宋代古琴。



古琴新奏

香港知名藏家、「攻玉山房」主人葉承耀，在收藏

背後故事

明式傢具之暇，也追求古琴收藏。二〇二一年秋，他曾道，「古琴是我國文化的標誌，其音韻高雅，與其他樂器不同，喜愛好古物，醉心祖國文化，不能不受吸引和嚮往。」葉承耀約在一九八〇年代結緣香港琴人張慶崇，親身學習古琴後，踏上了古琴收藏之路。當時在香港，較少有人對古琴收藏感興趣，而他從此堅持了三十餘載。

二〇二一年，葉承耀將三把古琴交給了北京保利拍賣，機緣巧合下，自得琴社的蔡珊受邀為拍賣拍攝宣傳視頻，演奏了葉承耀所藏的宋代古琴。「歷經幾百年的古琴，由專業技師稍作修繕、上新弦，彈出的聲音，的確是不一樣的。在一把新琴上，即便有再高超的技巧，也彈不出那般聲音。」朱里鉞說。



▲自得琴社成員曾演奏香港知名藏家、「攻玉山房」主人葉承耀所藏的宋代古琴。

耳目一新

名為「自得琴社」的國風樂團，是一批上海年輕音樂人組成的集體創作團隊，在他們的MV中，成員以古代復原服飾的造型演奏中國傳統樂器，像一幅「會動的古畫」。憑藉他們的創意和努力，成立八載的自得琴社，如今不僅在內地擁有廣大粉絲群，也在YouTube上擁有六十多萬粉絲，在香港乃至全球網絡上正掀起國樂風潮。

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



►自得琴社成員以古代復原服飾的造型演奏。

►自得琴社時常配合MV推出人物服飾解析，圖為參考敦煌壁畫中供養人形象的造型。

成立至今，自得琴社推出了不少為大眾所熟知的作品。比如二〇一五年的系列迷你劇《古琴診所》，二〇一六年的古琴版《權力的遊戲》，二〇一九年的古代復原服飾風格MV、改編曲《空山鳥語》，更是獲得了上千萬的點擊量，讓他們在網絡上「出圈」。自得琴社社長朱里鉞近日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，淺談琴社的發展點滴。

「以古代復原服飾的造型演奏，最初是為讓畫面和音樂更搭，令視覺聽覺更統一。我們剛開始做MV的時候，短視頻還未興起，不過，大眾樂於通過視頻接受信息已是共識。」朱里鉞說。如今，他們還時常配合MV推出人物服飾解析，比如講解《達拉崩吧》中參考敦煌壁畫等進行的人物造型，「將音樂和傳統服飾相結合時，也希望能給大家將服飾造型介紹清楚，從而對中國傳統服飾更加了解。」

古代美學融入演奏

他們推出的曲目，也頗為豐富，有傳統古曲及改編、原創國風曲，也有用古琴進行跨文化創作而成的熱門曲改編，比如用中國傳統樂器演奏巴赫的古典樂曲以及《多啦A夢》主題曲等。

藝術表現形式和曲目如此多元，在發揮創意的同時，會讓中國傳統音樂的特色有所消減嗎？朱里鉞說：「推廣古琴文化，始終是初心。我們推出的傳統古曲、

原創曲、熱門曲約各佔三分之一，而無論是線上、還是線下，都會同時涵蓋這些部分，希望讓高雅藝術回到生活中，也讓傳統古曲有更多人關注。」他又笑言，「和熱門曲相比，傳統古曲的播放量確實算不上多，這不怪我們。」

自得琴社把中國古代美學融入演奏中，這不光涉及藝術層面，也涉及技術層面，可說是對藝術科技的善用。現時十幾位核心成員中，除了音樂學院畢業生，也有來自不同背景的成員。原本從事IT行業的朱里鉞，學古琴作為業餘愛好，後來與師從中國古琴演奏家龔一的唐彬、蔡珊相識，幾個人一拍即合，便決心成立琴社。

「初拍視頻時，我們量入為出，唐彬學的是廣告和電影拍攝，在技術上都是自己做。」然而，隨發展規模擴大，團隊在許多事情上缺乏經驗、面臨難度，就要即



▲自得琴社在不同城市巡演。

時「充電」。「比如怎樣以公司的形式進行運作，相關的法律法規等等，以及新開展的業務方面，都要學起來。」

琴社最初以古琴教學為主，現時，他們也以線上、線下開展教學。「學生中有很多青年白領，也有巴西、日本等地的外國人，當中有位曾以交換生身份在上海生活的學生說，自己回到巴西後仍醉心古琴文化。」

盼與香港觀眾見面

從舉辦本地小型演出，到登上中央電視台中秋晚會舞台，再到在不同城市巡演，自得琴社穩步前行，今年也已推出了巡演計劃。他們還孵化了一隻更年輕的、名為「宮商管絃樂團」的民樂團隊，「希望有更實驗性的嘗試，更自由地探索國樂發展新方向。」

朱里鉞表示，自得琴社正與芭蕾舞團探索國風原創芭蕾舞劇的創作形式，而未來，還希望與粵劇、南音、梨園戲等傳統文化、非遺文化項目結合，用創意讓這些中國傳統文化「活在當下」。「做音樂的融合創新不容易，需要花些功夫。粵曲、南音等本身都有較強的個性，在樂器上亦是，比如南音琵琶是很有特點的樂器，到時將考慮與相關領域的專業樂手、團隊合作。」未來，琴社也希望到香港演出，與香港的觀眾見面。

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

▲自得琴社於中央電視台二〇二一年中秋晚會演出。

左章：學音樂要「喜愛」多過「紀律」

對音樂家來說，因持續至今的疫情，要面對演出臨時取消、或只能在沒有觀眾的舞台錄影演出的情況，似乎已成了家常便飯。今年初原定由余隆領銜香港管弦樂團、與鋼琴家左章合作的音樂會，就在演出兩日前無奈取消。那日，大公報記者正趕赴香港文化中心與左章做採訪，就收到了政府宣布因疫情加劇關閉康文署轄下場地的消息。當港樂工作人員帶記者與左章會面時，她也顧不上寒暄，急切地詢問這一消息。

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

左章近期多在內地巡演，也赴歐美等地演出，除了鋼琴家的身份，她也是媽媽，有個三歲女兒。在港演出的原定曲目，是伯恩斯坦第二交響曲《焦慮的年代》：這是一首有鋼琴獨奏的交響曲，是作曲家由詩人奧登的同名詩作啟發而寫，詩中故事以二戰結束後、四位美國人在酒吧相遇聊天開始。為何想演這首並不常演的曲目？左章告訴記者，選擇此曲的是她的老朋友余隆。自己受邀時為去年十月，這意味她要在短時間內學習、並掌握這首對她來說的新曲目。經紀人幫她找到了樂譜，她馬上投入練習，做足準備，惟遺憾這次未能演。

五歲時隨家人移居德國的左章，自那時學琴，七歲回內地後，她跟隨但昭義學琴，當時班上的同學，還有現如今已成為鋼琴家的陳薩、張昊辰等。後來留學期間，她亦師從多位名師。她於二〇一二年在知名鋼琴家萊奧·費雷雪的門下深造，不過，關於這段回憶，她不願多談，「我跟他學了兩年多，他會告訴我他是怎麼演繹那些曲目的。」

音樂路上，曾經歷挫折嗎？她笑言，「我從小就生活得很幸福，我媽也從來沒有逼過我練琴。我也相信學音樂要『喜愛』多過『紀律』。」片刻後又說，「非要說點什麼的話，那就是我從茱莉亞音樂學院碩士畢業之後，沒有工作的時候吧。」

二〇〇六年，十八歲的她赴美，先後就讀於伊斯曼音樂學院、茱莉亞音樂學院。二〇一二年畢業後，沒簽

經紀公司、也沒有音樂會，她有些茫然，「突然不知道人生該去哪裏了。」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半年，「那時我報名所有可以考的經紀公司、報名所有的比賽，運氣非常好，通過參加比賽，大家看到了我。其中一個比賽（二〇一三年伊莉莎白女王大賽）雖未進決賽，但評委太喜歡我了，把我推薦到了BBC的New Generation Artists Scheme，自那之後我出道了。」在那個藝術家計劃中，她也遇到了投緣的小提琴家Esther Yoo及大提琴家Narek Hakhnazaryan，三人組成Z.E.N.三重奏。因此，除了以獨奏者的身份亮相世界各地音樂廳，她也不時以Z.E.N.三重奏成員演出室內樂。

把自己做好 足夠自信

左章認為，疫情下，更多本地音樂家多了線上平台和機會，而自己也是其中一位受益者。去年，她於包括香港在內的十多個城市，演出了逾二十場演繹李斯特《旅行歲月》選段等曲目的「旅行歲月」鋼琴獨奏會（由她演繹同套曲目的獨奏專輯亦將發行），今年又將攜另一套曲目巡演。關於觀眾，她說，「我盡量不去想觀眾怎麼看，我把自己做好，隨你喜歡我、不喜歡我，我都這麼彈。需要討好的人太多了，就乾脆不要討好了。」

在一次訪問中，她說，「我要找到我自己，最好的演奏已經存在了，別人為什麼還要來聽我彈？我彈的意義是什麼？」記者問她，如今如何理解這個意義？她笑

答，「現在還有人願意聽我彈音樂會，說明做得挺好的。我不願意聽錄音、『抄作業』，我有足夠的自信從樂譜中做我自己的詮釋。」



▲鋼琴家左章於包括香港在內的十多個城市演出了「旅行歲月」獨奏會。



◀左章認為，在疫情下，更多本地音樂家多了線上平台和機會。